

浦东，世博园区西南... 勒：雾中渐渐浮现的牛群、月光里的羊，与天空一起弯下腰来的农妇、湿润的土地……

当然，黄浦江上的卢浦大桥、南浦大桥依旧存在，像括号，继续怀抱省略号一样的江水、灯火、记忆。现在，像下完棋之后的棋盘，大部分棋子（建筑、人）已经消失，但棋子行走的线索、道路仍在，在暗暗期待复盘，去重现2010年的夏季和秋天？

温柔前行的后滩

上海世博会已落幕多年。世博园区内的汹涌人流不复存在，汽笛、花车、舞蹈、炎热、喧闹、赞美、质疑、兴奋、倦怠、空茫，不复存在。大部分国家馆、企业馆已经拆除，仅保留以下建筑物：沙特馆，现更名为“月亮船”。

火车晚点2小时，天色微微亮，到达格尔木。此去拉萨漫漫长途，青藏铁路的艰辛与光荣，徐徐展开。

猛然意识到后滩的存在。像一个人失恋之后猛然意识到亲人的存在——一种无言而永远不会背弃你、拒斥你的存在。

拂晓格尔木

美国火车旅行家保罗·索鲁写过一本《游历中国》，他写道：“有昆仑山脉在，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。”

达国家展馆的印象，模糊不清。那些更快、更高、更强的欲望冲动，模糊不清。脑海中浮动着的，反而是非洲国家展区里更慢、更矮、更弱的独木舟、海水、阳光、女性木雕……以及猛然意识到的后滩。

中秋前夕，大姜提议：换一种方式，今年你到烟台来赏月吧？大姜是我结拜兄弟，和兄弟一起过中秋是个好主意，省得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独自来后滩晃荡一个下午，像探亲，充满归意。游人不多，芦苇拥挤。原上海钢铁厂流水线的位置成为小溪流水，大致与二十米外的黄浦江平行——钢花已经转化为水中暗红色的游鱼？荷叶被秋风吹老，边缘剥蚀，如同绿裙子上的蕾丝

玉生是农民，家里种玉米、花生、芋头、麦子，主要是种7亩地300棵苹果树。去年，烟台干旱，只出太阳不下雨，连小水库都干了。

月饼和苹果的相会 童孟侯 一起干活吧。每一棵苹果树上都结满了苹果，一抬手就能摘到。我摘下那些最大最红的苹果，然后给它们套上镂空的塑料网兜，再装进箱子。



浦东风景 (油画) 李向阳

万物喧扰，众生奔竞，但内心依旧需要若干角落归属野外和自然。后滩，就是给予这“若干角落”一个形状——像佛龛给禅意一种形状，戒指给恋情一种形状，米勒的画框给乡村一种形状。我的这篇文字，又能否给后滩一个形状？

最初的经历，影响一个人的身体构成与运行。无论韩东，还是我。现在，后滩芦苇拥挤的溪岸，总使我感觉回到了河南南部的唐河与童年——那时，那里，芦苇拥挤，白头到老。

说走就走的全家赏秋之旅，选了“香(香山)八(八大处)拉(拉练)”路线。我们的节日 责编：刘芳

野外的风、禅意里的月色、恋爱中的热、颜料内的乡村、诗行间的轻轻一跃，都应该有野草、泥土、流水的无量芬芳，让聆听者、感受者、恋爱者、阅读者觉得自己也脱掉皮鞋，处于驴粪、马粪、牛粪、野草、泥土和流水之中。

后滩，就是我还乡过程中的一个驿站，在此地给内心的马喂草，喝水，然后骑上马背……当然，后滩永在，因高枕江岸而无忧，等待新人新时代的出现——江声浩荡，自枕边升起。

富晓春 放下手机也是孝道 怎样的伤害？ 在现代生活中，全面放下手机，这似乎已是不可能的现实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“不在父母面前玩手机”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曾经有不少朋友问我，为何近年我的关于书画随笔类小品文不断集结出版，如同饺子般一碗接着一碗端出来。一开始我会耐心作答：实则这些文章并非集中在这几年写成，而是数十年来慢慢积累而成，碰巧有了出版的因缘，因而就整理出来付梓了。

和以往文集不同的是，收入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首次集结出版。它们原本散落于各个角落：有的是受期刊约稿，临时应景之作，如《黄公望与〈富春山居图〉》；有的是在报刊开设的专栏文章，如《居廉画犬》和《“到处天机奔放”——朱启钤的葫芦画》便是应《中国文化报》和《中国美术》之约所写的专栏小文；有的是媒体对我的专访；有的则是书评。

每本书定下选题和书稿后，给它起个得体的名字是一件颇费思量的劳心苦。古往今来的作家和学者都曾有过相似的困扰。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按照书的内容拟定若干备选的题目，写在稿纸上，写着写着，有一种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感觉，这个题目就一定是书名无疑了。



母内心的感受。更何况家父双耳全聋，与他人几乎无法交流；他又不会用电脑、微信，平时除了在家看看书报外，别无他事可做，晚景寂寞，可想而知。试想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做子女的来看望他，如果还当着他的面玩手机，对老人情感上会产生怎样的伤害？